

亲开车带我们在花溪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。在等饭菜的间隙，我父亲突发奇想，说让我和S君念一下自己写的诗歌。我猜想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：我父亲一直觉得S君不怎么样，而我也学着S君不务正业，所以，他想了解一下我们成天倒腾的都是什么，再借机教育我们俩。推脱不了，我就背了一首本科毕业时写的诗歌《四年醉一回》。诗歌不长，很快就背完了，没有任何夸张的语调和语气，就像一个要挨批评的孩子，站在父亲面前背书。

背完之后，是出人意料的安静，劈头盖脸的批评并没有如我所料的那样随之而来。我期盼地等着挨批评，至少被数落两句。父亲却起身去倒水，直到隐约看到父亲爬满皱纹的眼角上挂着几滴晶莹的泪珠，我才忽然明白，父亲被我的诗歌感动了。或许，这就是诗歌的力量，它让所有的隔阂、不理解都在瞬间融化，让无话可说的父女，心意相通。

诗歌如哲学一般，已经伴随我二十年。哲学成为了我的职业，我每日都辛苦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、播种、收获；而诗歌却像一壶美酒，当我累了、乏了，坐在田间地头，掏出心爱的酒壶，品上一两口。这甘醇的液体就会贯穿我的身体，浸润我的灵魂，让我想入非非，让我飘然欲仙，让我爱，让我痴，让我狂，让我庆幸来到了这世上。

篆刻

纪念零字零零字班  
毕业五十周年



○王伯雄（一九七〇届精仪）

## ● 诗词书画选登

### 毕业六十余载有感

○俞静澄（1959届工物）

退休居京享清福，梦中依稀清华园。  
物九苦读有五年，党的培育记心间。  
红要红透专要深，健康工作五十年。  
多年征战五〇四，边疆荒山建三线。  
年轻初心为报国，何惧创业苦与艰。  
大渡河畔凉山下，核工所在是我家。  
同窗有人驾鹤去，怀念至深情无边。  
自认年华未虚度，人生无悔亦心安。

### 画堂春·贺清华云校庆

○张刃（1985级力学）

4月26日清华举办云校庆，欣逢毕业三秩受邀归校，奈何新冠未去，归梦不成。因受命填词以贺。

睽违三秩总销魂，执函无奈妖氛。  
银屏惆怅旧时春，雨浥香尘。  
惟梦鸡窗花影，欣看红日如轮。  
征鸿可凭翼穿云，捎得怀恩。